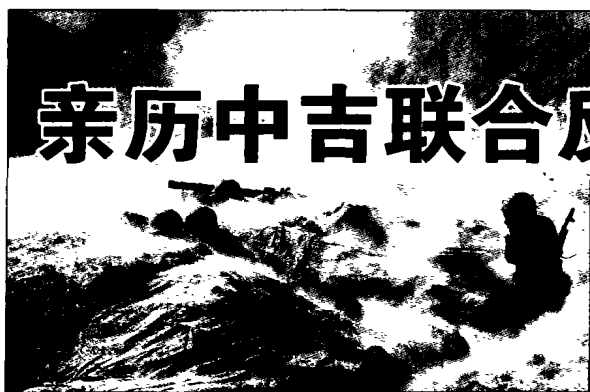


亲历中吉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查春明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于2002年10月10日至11日在两国边境地区成功举行。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与外国军队联合举行军事演习,也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吉两国首次举行的双边联合军事演习。我受命赶赴新疆南疆某边境地区采访,亲身经历了这场世界瞩目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全过程。

演习的报道准备

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对这次中吉两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高度重视,因为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为此,中国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记者参加的报道队伍,提前进驻演习现场。仅中央电视台就有“新闻联播”等栏目的7名记者参加。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也派出两名文字记者、一名摄影记者参加采访,做好了同时向国内外媒体进行文字消息和新闻图片报道的准备。

在我十几年的军事记者经历中,采访过多次有影响的大型军事演习,但采访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的联合军事演习还是第一次。因此,在这次中外联合军事演习报道前,我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摄影和通讯传真器材准备上,我定位在能快速发稿的水平上:一台佳能EOS-1D数码相机,两只佳能

17—35mm和35—350mm镜头;一台IBM便携式新华2000图片传真机,一只能发传真照片的诺基亚“6210”型手机,我尽量让自己轻装上阵,以适应在野战条件下拍摄和发稿的需要。

寻找报道的突破口

这次联合反恐演习的中方演习场,是在我国新疆西部边境高原地区举行,海拔3000多米。干燥的天气经常使寸草不生的演习场狂风大作,黄沙漫天,一天采访下来浑身满脸都是沙尘,细细的沙尘对相机和镜头造成的损害和给拍摄工作带来的不利更让我始料不及。

参演部队全部都住在高山峡谷之间的野战帐篷里,经受着风沙和寒冷的考验。帐篷的附近就是演习现场的山岭,不远处是皑皑雪山。我发现一名身穿迷彩服、头戴迷彩头盔的战士手握新式冲锋枪守卫在“联合反恐首长司令部”前,高原的朝阳照射在他的脸上泛着红光,在远处雪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威武神圣,我随即举起相机为他拍摄特写。这幅点题照片后来被许多报刊采用。

在正式演习之前,中吉双方边防部队通过预演进行沟通协调,演习场面真实,接近实战。当我亲临演习现场,目睹中吉两国边防部队官兵在一起协同作战,我脑海中思索的问题豁然开朗:两国军队联合反恐,官兵们协同作战,是这次演习的意义所在,拍摄中只要抓住了它,就是抓住了这次报道的关键和突破点。于是,在中吉双方

边境演习现场的采访中,我的镜头紧紧贴近参加联合演习的中吉双方官兵,真实细腻地记录了中吉军事专家在首长司令部联合指挥、演习阵地上吉方支援分队在中方引导员的协同下围歼窜入我国境内的“恐怖分子”、以及中吉边防军人在一起相互交流和拥抱在一起庆祝联合演习成功等典型瞬间。这些画面现场感强、构图新颖、富有冲击力,揭示出了这次联合演习的主题,照片发出后被多家报刊广泛采用。

三次跨出国界采访

为了体现“联合反恐”的特点,这次演习是在中吉两国边境地区分阶段进行的。因此,在吉方进行的演习内容是整个演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中方演习指挥部与吉方的协调下,吉方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我们参加演习报道的记者最终都能获准出境到吉方演习现场采访。为此,我兴奋不已。尽管我曾几次随中国军舰走出国门采访,但真正到外国参加联合军事演习报道还是第一次。

10月8日的演习预演,首先在吉方边境的某山地上进行。我们10多名文字和摄影摄像记者分乘几辆国产的“猎豹”越野车,跟随中方军事专家越过中吉边境的界河,向吉方某高地阵地驶去,车队在干涸的山路上扬起一道道蔽日的灰尘,我们赶紧车窗紧闭。

车队转过几道山梁,翻上一座高山,演习场地尽收眼底:

此处为高山地区,属帕米尔—阿

选择记者 不选择英雄

□ 周轶君

勒山山脉,远处是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的山峰,海拔约在5000—7000米不等,白雪终年不化,景色蔚为壮观。

10月10日,中吉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正式举行。上午11时,演习仪式在吉方边境隆重进行。吉方军乐队首先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震撼人心的乐曲,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边境上冉冉升起,在皑皑雪山的衬托下格外醒目,中吉两国边防军人庄严地向中国国旗敬礼。这是一个载入人类历史史册的庄严时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屏住呼吸,频频按动数码相机的快门,记录下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瞬间。

在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几天中,我共有3次出境采访的机会。在吉方军事演习的阵地上,我抓拍到许多鲜活的独具实战特色的画面,这些在今天看来是非常难得的。另外,通过这次采访,我的俄语会话也无意中得到了锻炼,掌握了一些常用语句,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吉方阵地上拍摄时,几句简单的俄语对话,就能一下子拉近同吉方军人的距离,为采访拍摄带来不少方便,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我把拍摄到的吉军官兵的照片,通过数码相机的后视窗回放给他们看时,他们兴奋地欢呼起来。

10月11日下午,我向新华社总社顺利传稿。22张数码照片只用了不到30分钟,就从数千里之外的西陲边防传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

当天,新华社将其中的11幅照片编发了通稿,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新华社一次编发数量如此多的军事演习照片是很少的。

在10月12日的中央及首都各大报纸上,新华社的独家热点新闻照片受到广泛欢迎;国内各省、地、市报纸采用率也很高,大多数报纸成组刊用,有的还出了整版画刊;香港报纸更是给予热切关注,纷纷以专题和画刊的形式采用,报道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①



□作者在采访阿拉法特。

在新华社巴勒斯坦加沙分社工作将近4个月,虽然经历过轰炸、遭遇过子弹、穿越过军事禁区,但与世界上真正战斗在火线的前辈和同行相比,我只能算是战地记者“预备班”的一名学员。我所做的一切,或许只是新华社对热点地区报道探索的一部分。

值得分享的,是初次驻外、初次涉足战乱地区的一些体会和心得。对我来说,一切刚刚开始。

越靠近的现场,越写越淡的文章

4个月来,经历了数次轰炸,其中3次近在咫尺。我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现场,事后写出的文章却越来越“淡”。

上任第二天,以色列军队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轰炸市内一家工厂。当时在任的加沙分社记者王昊奔赴现场,我在办公室内盯电视。第一次亲眼看到导弹从窗口划过,心里挺紧张,关了灯,调小了电视机的声音,更替去现场的王昊担心。我们说好,保持电话联系。没想到,那个晚上耳朵从电话(不仅有与王昊的对话,还有从现场传来的其它声音)和广播听到的一切,眼睛从窗外和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一切,变成文字向读者传递出来的效果,确实有立体感和节奏感。

“5分钟后,王昊又打来电话:‘火

已经灭了。我现在在一栋两层楼厂房内。二楼地板没有了。四周墙壁还立着,窗户冒着黑烟……看来导弹是由上至下打进屋内……焦味特呛……旁边紧靠着这栋楼的一幢平房完全趴下了……等会儿,有人在哭!’电话没有挂断,隐约从听筒内传来:‘真真切切,我的工厂完了!’”

《以军“阿帕奇”袭击加沙居民区》发出后,编辑评价不错,说是内含“视觉与听觉的交错组合”。然而,我心里清楚,那只是凭本能写作,无非是头脑还算冷静,调动听觉、视觉甚至嗅觉,有条理地向读者传递了信息。

后方编辑一直提醒我,应该“超越现实”(但绝对不可以“超越事实!”)、“拉开距离”写稿。因为记者不是单纯的“旁观者”,对事件本身过于投入,有时会忘记报道任务,“冷眼旁观”才能把握全局。无论采访多么艰巨、现场多么危险,写不出稿子、无法把事实传递给读者,就是记者的失败。

于是,《在加沙“隔岸观火”》多了一份淡然。交火就发生在窗户底下,自己抄起相机去了现场,与巴勒斯坦人一起缩在汽车旁躲子弹,距离自己两、三米远的海面上,“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不断向装满武器的木桶发射导弹。与后方编辑通电话时,北京清楚地听到加沙的炮火声。

最后,稿件是这样心平气和地开头:

“火树银花,闪耀夜空。若不是隆隆的炮声提醒,你一定以为这是一场精彩的烟花表演。

然而这是在加沙。数辆以色列坦